

永樂大典

卷九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二支

師

儒師

性理字訓覺其後覺傳道授業為人模範是之謂師韓詩外傳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禮記學記大學之教也時

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博習不能安禮故君子之於學也截焉脩焉游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執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永樂大典卷九百二十一

為人師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教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禮運曰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論語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注溫尋釋也故者君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德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泯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某感云云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以反復尋釋之功則亦未免廢忘兼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後能溫故而不能有以得夫前日之未得者則是聞雖富誦說雖勤亦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終有窮盡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侍學者無己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唯能尋釋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如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幾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

夫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年自  
 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  
 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大義理之無窮矣。  
 南軒曰。程子有言。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為人師。則  
 氣未嘗休矣。學者非此。一毫。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孟子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注上勉口。學問有餘。人責於己。不待己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  
 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  
 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己之心也。人師于己。從而以己之善善之。  
 其各問論辨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教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  
 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于其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  
 以可懼也。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  
 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庸眾鶩散。則刻之以師友。禮  
 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無是  
 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  
 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  
 盲辯色。以聾辯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為正儀。而責自安者也。榮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二

辱篇。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爾。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過亂  
 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聞  
 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耻。隅積。亦呀呀而唯。鄉  
 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  
 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  
 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  
 師法者。人之大賢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  
 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致仕篇。  
 師術有四。而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  
 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傳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則棄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解蔽篇。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  
 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  
 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  
 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  
 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

於御自古及今。木嘗有雨而能精者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釋借賊兵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素性惡篇。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拘木。必將待樂。括烝燔。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恃亂而不治。大畧篇。國將興。必責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多知而無親。傳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狂。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正論篇。曰。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封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書中。詳到同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死曰。葬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治說不止。此云封。且當是說。范洪。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右質。秦。並復與古人同。言石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術言。用日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楊子問明篇。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責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學行篇。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說說之學。各習其師。螟螽之子。墮而達。螺贏。祝之久久之。曰。類我類我。大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盲哉。問鑄金。得鑄人。淵騫篇。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茂如也。毅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竊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再貫。謂文十。曾幾以為師。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問友。而心不通。師之罪也。子家子既為人師。凡不可示訓之事。切不得妄為。周子通書。或問曰。身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永樂大典

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秉稟而言也。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正印兩件。剛惡未惡。却人剛未二善之中。擇中而主焉。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也。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莫不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收人之惡。止人之不中而已。天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如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四

即其中以為上。蓋道體則一。而人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朱子曰。或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為四象。不知如何。曰。凡物皆有兩端。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凡括萬有。舉歸於此。師子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細推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五。縱橫變動。無所不可。漢儒析十二辟卦。公十二月。師子推又列。東漢書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庸眾異耳目。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物不驗。不為理。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不可言無師。秦漢雖殘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下。怠而不思。棄而不求。其道廢絕。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傳。汎迷者。傲而無師。則此論乃為障道之面牆。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靈版也。學者可以懼矣。唐繪張籍字文昌。與韓愈書。愈答曰。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

# 永樂大典

## 卷九二二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奪。若好勝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忘荃書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之師也。夫師無他。以其道導之。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為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為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故未得為孔子徒。以其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已。既向則忘反。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後造化。而不後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後造化。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厥旨。然後後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以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為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消。金不消。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後造化矣。剝極而碩果乃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為德性命之尤。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取憊者。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德性命之情者。乃

### 水樂大典卷九百三十一

### 五

若貫魚而在宮。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德人於機已發矣。非獲碩果。不能與於此果。結實之名。陽精之成實者。碩之為大。如大中大正之稱。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而無我。則見也。然通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緇磷。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緇磷。則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緇磷之機。見熄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為緇磷哉。剖造化之機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太易而不為易之所用。貫魚又之五陰。蓋色臭味之品。其數皆五。而宮人則其所大慾。自后以下。其品亦五。皆嗜慾之能德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薦天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斯為碩果之効。非能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至大者哉。宋陳旼堂集陳淵曰。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叙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自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所賴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于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傳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

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歟。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為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冊。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為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珠蹄。內外不合。於是詖譎。誦怪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為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取。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說。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張橫浦心傳錄。孔孟為學者師宗。其於門弟子。最能善誘。觀孔子於子貢。子路。曾子。及孟子於公孫丑。公都子。告子。其語言答問處。皆有曲折深意。警悟人處甚多。學者當體認之。真自有益。程氏遺書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一

六

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為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揚龜山語錄。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太平御覽。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劉公是先生弟子記。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為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為當也。整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為師。師無輕者也。爭爭者也。李延平語錄。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深淺。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其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

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至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叅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性理會元伊川云。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范云。溫故而知新者。道德脩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為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揚雄曰。其勳也。日進其所先。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為師矣。朱子語類錄去聖既遠。天下無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固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弊矣。晦翁漫說皇朝師道。始於泰山孫先生。石守道。尹師魯諸人。近世若呂伯恭。朱晦庵。亦可謂盛矣。伯恭以殘膏賸馥。寓於左氏一書。活句後人。每三歲大比。取秋薦登春科。多其遊從。晚而講明經學。將貽不泯。惜乎不假之年。其書未成。而伯恭遽下世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猶賴有晦庵嘉惠多士。或云伯恭之致疾。蓋自文海云。師友雜志。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為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叅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我為盡善善財。

亦不以德雲為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為私惠。弟子不以為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為然。學者惟以師說為是。故皆卒至於蔽溺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尚書。漢定伏生求書。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龔勝既歸鄉里。二十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續漢書。求申公。魯人。以詩經為訓。以教王臧。既受詩。趙綰亦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求。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類說。漢翼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不仕。妙律歷陰陽之占。馬明史實。錄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所府元龜。孫寬。



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鄆音假。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除諸略節。神降也。設除侍。謂除傷器也。解音大紀。

寶自劫去。忠固還之。固者。謂年三。寶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

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

舍。子自劫去也。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

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

非。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

自高。前曰。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未學。義無往教。道不

可誣。身誣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士不遭是知已。則當在

卷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慚。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

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秋。

欽。幼卿為文學。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秋音佳。王莽時。林吉為。

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

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

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已也。位至武。

都太守。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為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

水樂大典卷九百五十一

八

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常。

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

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

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

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人口術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七詩。乃為其

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七詩序。善傳風雅之首。子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

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首。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文學。亦以儒

顯。由是古學大興。歐陽歆。字王恩。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

人。徵為司徒。坐贓千萬下獄。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為左。

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

內侯。興自以為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功大邪。

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任末。蜀郡繁人。少習。

齊詩。為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初。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

使死而有知。魂靈下慚。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姜肱。字伯淮。博通。

# 永樂大典

## 卷九二二

五經兼明星博士之遠未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張霸字伯鏡。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豐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孫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謝夷吾為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游戲。不肯讀書。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廖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然因號為北郭先生。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任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即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羊弼為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買。遠往。迄皆有理證。育卒。休與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能解者。或曰休講解。受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

### 水樂大典卷九百五

九

言為允。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讓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未學。而無住教。禮聞未學。不問住教也。讓遂遣子師之。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諸生著錄九十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積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何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郟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瑛。並著名於世。玄位至大司徒。孔融會稽人為豫章太守。東陽人許攸年二十。師事融。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融在郡喪亡。攸聞問。晝夜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祁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濱。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

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十餘人。張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嚴植之為騎兵參軍事。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遣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平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得成喪焉。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使云義例已子細。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校書徵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常妻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達學術。輒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與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與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與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桑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道識。歎服如此。與不仕。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徐遵明字子判。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二禮。不出門。凡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為盛。每臨講座。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莊永安中。遵明為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無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踴躍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感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古受容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遽全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主誠高節。湮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犀。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吳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豈馬耳沒。挂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

物敦厲斯在。臣託迹諸主。親承顧盼。惟服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  
陳愚。上諠帷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  
稽古之利。若宸監昭回。曲垂矜拯。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李謚  
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  
業。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諸葛璠字幼攻。琅邪陽  
都人。世居京口。璠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  
書稱璠發摘功。方之壹遂。後舉秀才不就。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  
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尤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  
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  
錄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唐王義方。泗州連水人。博通五  
經。為侍御史。坐彈中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華州司戶。秩滿家于昌樂。聚徒  
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唐繪柳并字伯存。與劉太貞尹正閻士和。授業於  
蕭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嘗曰。太貞入吾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正  
博聞強識。士和鈞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予亦何誅。柳  
宗元字子厚。肅宗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百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  
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韓愈字退之。憲宗時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六帖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  
能尊其師者。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尹和靜言行錄。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  
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  
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并見  
易言詩秋。禮。平字。諸儒傳後。言行龜鑑。胡安定明道。景祐間。先生與孫明  
復石守道三人。以師道自任。而先生之徒。獨盛在湖州。學弟子往來者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  
仁義禮樂為學。慶曆間。建太學于京師。有司下湖州。學取先生學法行之。  
太學皇祐至和間。以先生判國子監。執經座。下生徒千餘人。每講罷。或引  
當世之事。以明之。教育諸生。皆有法。呂蒙公字原明。從胡先生於  
太學。與伊川俱事先生。居並舍。公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  
比。首以師禮事之。又與同舍黃公復。邢公恕。相友善。一時之士。不遠萬里。  
皆來師之。學者相與必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也。劉執中。并福  
州人。先生在湖學時。從學者數百人。昇為高第。熙寧二年。昇召對。上問從  
學何人。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  
者。無慮數千人。上曰。門人今在朝。為誰。昇曰。若錢藻之淵。孫覺之純。明

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通用教于民者。追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卓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命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以斯道自任。其教人之法。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一人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自不容于胷中。劉質夫。詢自髻鬣。即事明道先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離學。每督謁時。正坐端襟。意氣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君子者幾希。侯師聖稱之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洵近之。尹彥明。年二十。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彥明曰。此尚可以干祿邪。不對徑出。朱光庭。公後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醉伊川。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

水樂大典卷九百二十一

十一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弟子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揚中立時。調官京師。往穎昌。從學于明道。南方高弟。惟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異學。獨揚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惟揚謝二君長進。中立歸。明道送之出門。因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定夫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一尺。梅庵先生。年十四而孤。受學于胡原仲。劉致中。劉彥冲。三君子之門。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登第後。同安主簿。秩滿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從學於延平李先生。時年二十四矣。先生初亦學於李先生。只說不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後學之所造益深。專精致誠。晝夜不懈。至忘寢食。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南軒先生張氏。字敬夫。穎悟夙成。既長。往從胡公。仁仲。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省。性理會元。或曰。濂溪先生傳太極於穆脩。脩傳

# 永樂大典

## 卷九二一

於神放放傳於陳搏此殆其一師也。非其至者也。五季通書序師道不立。學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傳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明道撰其志。程公珦見濂溪氣貌。非常人。知其為學知道。使其子顯順。往受學焉。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緒。世所謂二程先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濂溪行錄。呂希哲始與程顯俱事安定胡先生。希哲察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皆與希哲遊。行狀。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明道傳家錄。蘇昞字李明。從橫渠甚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未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朝廷事自有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李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所不宜言者矣。明道傳家錄。伊川自涪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佛事。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羨於夷狄矣。時呂原明游定夫。皆重佛教。語錄。孟原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然伊川之葬。內人畏黨禍。莫至。獨厚與尹張邵傳送焉。明道傳家錄。伊川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觀奧。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揚中立三人。公年七十餘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皆於下以為事。至於此必敗。宜大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

###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十一

### 十三

遂以秘書郎召到闕下。遷著作郎。在山行狀。張繹字思叔。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呂氏雜志。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伸銳然為親承之計。伊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贊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述士狀。南軒先生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正孺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某見他說甚。先生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先生曰。某若非正孺。幾乎迷路。語錄。胡叔器問象山師承。晦庵曰。他每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便偏了。語錄。劉彝諸賢之從安定也。水利等學。悉施之政。以淵篤簡諒稱者。終始操履無一瑕玷。所守為何如。邪。明道兄弟之從濂溪也。躬行踐履。不愧屋漏。雖雁貶竄。大節凜然。正大之學。賴以壽其傳焉。所守為何如。邪。呂與叔。橫渠之門人。其所以復從程氏於橫渠已亡之後。非師死而遂背之也。橫渠二程其道一揆。始學於關中。卒業於伊洛。夫克己一銘。足以見與叔之所守者焉。劉質夫。二程之門人。伊川以質夫為信篤守固。以未公。扶為志不渝於金石。亦可見矣。張思叔。祭伊川一文。亦足以見不肯師之

意為東坡之於廬陵門下士也六一文集一序豈負廬陵語耶上皇帝一書歷詆新法則守道之所由見矣少游之於子瞻門下客也為劉氏左袒之唱從東坡者寔少游馬坐黨貶逐大節不渝則守道之所自見矣徂徠泰山之門人也慶曆一詩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徂徠者猶徂徠之於泰山也元城涑水之門人也語錄一書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元城者猶元城之於涑水也龜山之於二程了翁之於龜山師友淵源粹然可觀皆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負其所學則士之所以儀刑二公者抑可知矣自安定濂溪以來其門人弟子學識優劣雖有輕重而士君子一切取之不欲為區區優劣之論者以其皆有所守耳獨介夫之於金陵力詆新法若背師學然天下大義之所在君子不以罪介夫而罪金陵金陵當國時託儒文奸聲譽藹然雖司馬歐陽諸公亦尊敬之豈特一介夫耶新法一行公論凜然易逆一圖適足以見介夫守道之篤未可以呂步舒事為比而訾之也惟我本朝天涵地育愛惜人才作成善類營創黌宇妙選師儒真億萬年之闕規也師道明於上師教修於下蓋自天子之學至於一郡之學彬彬然文風大盛異材秀出胡安定主國子監而師儒得人不能見推美於一時至宋光庭上擇名師主太學之請於元祐間猶據此以

水學大典卷九百三

十四

為誇羨胡安定之在湖學以治道名齋條舉兵民水利之目而當年品藻後日悉為名臣它如二程橫渠之在伊洛未熹張栻之在東南人皆取人才之在下者收拾之相望百年而道學賴以講明人才賴以宗主迹其所以大抵明道以立師儒之本用情以洽師友之交自今觀之為種穆之學者曰周子之圖出於種穆為伊川之學者曰周子之圖不出於種穆為橫渠之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為伊川之學者曰橫渠之學實出於二程夫程子之學得之周子周子之學得之孟子而橫渠則自程子發之此蓋伊川門人所以尊其師之意也然學無常師謂太極一圖出於種穆而發揮於周子亦何不可而必曰非出於種穆乎道一而已謂橫渠之學出范文正而合於二程亦何不可而必曰實出於二程乎紛紛多言徒相為訾甚者以康節為數學以司馬文正公為未至至今讀之使人以妄自尊大議伊川誰實累之善乎邵先生之言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更相毀故併為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子孫可勿辨意其真忠厚者之言哉其可為擇薄者之戒哉或者乃曰周恭叔輩從程氏游而及學蘇公文詞以文之蘇公與程匹敵也孟厚從程氏游而為王氏舉業王氏與程異道也著作之命失身匪人楊中立非全節也夷狄之法屈已

從之游定夫非正道也。及其極也。黨事一起。莫不叛去。如郭忠孝輩。至老死不相往來。何其無持操也。關中學者躬行之多。雖橫渠之力。而越職上書自陷邪黨。蘇季明亦思出其位矣。嗚呼。棄所學而背其師。若忠孝輩。誠可責也。獨不曰涪陵之歸。慨然有得。甘心溝壑。有如張思叔乎。學業之嚴。銳然親承。雖死不憾。有如馬時中乎。中立之遺著作。不拒佛盼之召也。定夫之參佛法。不攻異端之意也。而況有謝顯道之不變也。周恭叔之從蘇公。餘力而學文者也。孟厚之從王氏。可以仕則仕也。而況有尹和靖之不應進士也。若夫蘇季明之上書。此正所謂得為黨人足矣。各於其黨觀過。其仁可知也。而君子則曰。關洛之人。叛其師者。不必責。而尊其師者。大可責。蓋教其師者。未足以累其師。而尊其師者。乃所以累其師也。集言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記學記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同上。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家語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同上。先知覺後知。先覺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覺後覺。同上。辨之教人射。必志於教。學者亦必志於教。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同上。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辨不為拙射。變其教率。同上。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同上。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同上。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前漢書九帝紀。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魏志。時博士執經。故高柔上書云。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晉書漢陳元達。答劉元海。古者設大學教胥子。雖年殺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唐書選舉志。楊綰云。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通鑑綱目。裴子野言。古者人君養子。楚莊王云。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文選。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四書注。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四書注。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宋文。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疏云。羣書足用。孔子曰。自行求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好已。借身獨立之師。以遂其學。晉書。臣下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上注。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文中子。王道。范平。學府儒宗。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後漢。范平。子論。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宗師。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孔叢子。各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



賢是以闕天大顯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前漢董仲舒果申呂肖矣尚父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范非叔傳成王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  
師儒周禮也官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上文注漢文帝十二年詔三老服  
民之師也前漢本紀武帝崇信聖道師則先王後漢孔傳傳詔博士論三  
老孝弟以為民師本紀三人並行必有我師同上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董仲舒果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  
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大師衆至千餘人後漢儒林傳  
宣帝廣廈之下細旂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前漢王吉  
疏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文中子錄唐事順宗禮重師傅見輒先拜本  
紀憲宗夫以匹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  
乎元稹論補導太子書司馬相如蜀本無學士文翁造相如東受七經選  
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前志  
泰必傳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  
問非一師前漢本傳如揚子雲潛心著述行參聖師同上鄭興少學公羊  
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本傳施讐結髮事師數十年前漢本傳賈  
捐之薦揚興奏曰事師有顏閔之才賈捐之傳云敵師事同郡吳章章治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六

尚書為博士本傳揚倫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本傳蔡邕少博學師太  
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本傳崇書講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  
釋奠宗記晉潘尼釋奠頌李紆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官垂獻以太尉  
尊師重道也唐禮樂志尊尚師儒審昇銓總各程所能唐盧休謹傳天子  
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傳先王之道也曰允通師者尊師重  
道欲使極陳夫人之意同上分聲類說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疏神而  
達思也學者不可以無師師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聞道而不傳不祥  
傳之非其人亦不祥前漢朱雲亦擇諸生以為弟子包咸孫寶之為師  
也皆耻往教太守黃讓御史大夫張忠欲招以授其子而不能屈焉邴  
原之求師也舍鄭君而從孫寤亦各有志焉耳欲為人師者孔子之所  
不與好為人師者孟子以為患原憲曰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吾不忍為  
人也揚政之於師也貫耳以免其罪王褒之於門生也擔飲以免其後  
紀昌之學射也以三年而見其妙折子厚之學琴也以十年而覺其非  
有師與無師故也召師者不化往教者不聽處不化不聽之勢而欲令  
名之顯是猶懷腐而求香處汙而求潔記蔡淵海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  
贄大音註孔子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攻業焉文世

永樂大典

卷九二一

家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高不疑。博都授。注曰。都授。謂總集諸書。大漢後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卿坐師事之。不博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使漢儒林傳聲名。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班固賓成德。無常師道。在則是。選開居也。師氏之選。尤歸人範。行狀弘洙泗之風。以上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抑文仰執事。坐師氏之筵。唐田弘正。與李勣書。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時猶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東周不制。聚徒從妙齡。所至變鄒魯。借參寥子詩。海錄碎事。尤著弟子高業門人。余知古書不佚。宿春無難重。同上。鄭玄學於馬融。業成辭歸。融有禮樂皆束之嘆。漢武帝時。太學生徒動至數萬。都國費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儒林傳。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魏帝詔崔誕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北史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在三之節。謂父主之。師教之。君食之。祖溫表書。叙指南師徒傳授。呼師席曰絳帳。馮敏又曰。董帷。仲舒同師。學曰同門。儒林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論門徒名籍曰錄牒。李膺又曰。編牒。儒林論師徒少。曰朋徒。怠散。同上。又曰。生徒。衰少。劉勰勸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自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小為學。曰結髮事師。同上。久授業。曰久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楚元王學生請假。曰學徒取告。伏仁傑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姜詩妻學課曰。束脩之饋。第五倫學徒多。曰著錄。至某人。使魏應。若干往請教。曰攝齋受教。家語又曰。真承請誨。趙堂又曰。攝齋函丈。王僧儒徐君集序。又曰。貽我高矩。張華勵志詩。集講時。曰大都授時。且方進功課不逮。曰不滿程限。劉祐注。求教謙辭。曰聞於自見。選二十六。相師傳。曰。迺相師祖。靈運教子。曰教勒子孫。馬承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後儒林侯教。曰敬滌耳以聽。王肅七啟。又曰。敬聽嘉話。七。命學書束脩。曰謝章。北史。莫高。能講服制。曰善說復服。夏侯勝問義狀。曰橫經捧手。謝承書。董春舊學廢。曰宿素衰落。鄭玄稱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上校。江總。舟文。晏元獻公類。晏先生之洗。我以善。十九年與夫子遊。中者。善。凡者也。則與斯子。在同時。於伯也。無人。于產。壯之。若曰。人以其全。是。又吾不全。是者。衆矣。我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發然而笑。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凡者也。亡形故也。宣尼一日之長。論語。子路曾曾。冉有公西赤侍。止。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老高解頰。州子。仲老高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頰。而足。醫門多疾。莊子曰。顏回之情。曰。回聞術。國亂。回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晉門多疾。賴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參子。朋徒受習。從賈逵。質正大義。崔瑗。字季玉。既志好學。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王約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孟子淳于皃曰。南學聚徒。西河之風不墜。何尚之。字彥德。為丹陽尹。立宅南廓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孝等。並慕道。來詣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隨武納諫。不忘其師。隨會。武子也。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身相傳。祖。見後漢書。不勝編牒。擔囊負笈。以事吳商。吳興雜錄云。吳商。故鄆人也。學通五經。自氏。徵為東宮校書郎。四方學者。皆囊負笈。不可勝數。人以此揚焉。歷官至侍中。左光祿大夫。見吳書。筮詣明師。師有妙法。遺經議疏。碩師。莊子曰。嬰兒生。無頃師。而能言。注曰。碩。此名也。言無師。正也。一本作石師。操篋壁門。掬溜蘭室。柳宗元答曰。常願操篋壁門。掬溜室。良辰不與。風志多違。仲尼家語。既著弟子之錄。未達廣頌。直取躬作之詩。燕公與禪衆書。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聞於三席。禮記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曰。謂講問客也。大君子之門。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五稱五伯。為其先許力。而後仁道。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孫卿子坐師氏之筵。田弘玉與李渤海書曰。仰執事坐

水樂大典卷百五

大

師氏之筵。扶軒大楹。揮塵之禮。密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劉軻上崔相公書。就師學問。而心志不通。身之罪也。校梁良璧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側。多枉木。首子。南郭惠子曰。夫子之門。何其肆也。子貢曰。云云。是以難也。儒以道得氏。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八有六藝。以教民者。

啓劉青錢 師友門 古今事實

摸範 揚子學行篇。師者人之模範。廣文鄭度疏。廣文先志。表儀 韓詩。可為表儀。人之師也。講授 崔方進大講授。

師道 孔子書序。王又非。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鄒館 孟子。文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顧留授業。

門第 諸生侍進學解。招諸士。立館下。掘衣記。掘衣而起。揭同學。漢儒林傳。同門。同師學。負笈 蘇軾。負笈遠師。

鯉趨庭 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曾避席 孝經。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束脩 束脩論語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臆脯 水天公云。脩。脯也。臆。脯為束。見論語解。

謝章北文英馬傳云。謝章者。學書之未悟也。始禮汝南。軒先生。詳論語曰。未悟者。始相見之禮也。

**朋友** 會友論語子路篇。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剖心。又友剖心相知。交朋。子夏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同志。易繫辭。同志為友。

金石交。孟郊詩。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芝蘭化家語。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大與之俱化。

**學習** 詩禮語。禮。禮而過矣。曰。學詩乎。學禮乎。箕裘。記。夫子之。子必學焉。其。民治之。子必學焉。表。

溫故知新語。溫故而知新。進德脩業。易。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長善救失。記。教者長善而救失也。博文約禮。語。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文章** 含英華。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言滿家。詞源筆陣。見杜工部詩。摘藻。潘正詩。贈河陽詩。云。摘藻。魏春華。晉蒙藥。楮目。謀之。詳也。

煥皇猷。詩。清文煥皇猷。緯國。韓。班。彪。王。命。論。教。文章。以。緯。國。軌。

**吟和** 強韻。李。長。山。傳。吟。唱。首。為。強。韻。繼。聲。為。錫。傳。唱。和。詩。也。絕唱。元。稹。工。和。詩。絕。蘭。亭。地。唱。嗣。音。曾。天。運。詩。嗣。音。謂。和。詩。也。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寫詠。謝朓。作。詩。天。運。寫。之。淋。混。詠。之。酬。復。劉。禹。錫。善。詩。晚。與。居。易。相。酬。復。

**詞賦** 凌雲。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甘泉。揚。雄。奏。甘泉。賦。云。擲。地。孫。綽。天。台。賦。曰。擲。地。當。作。金。石。聲。明水。韓。退。之。試。明。水。賦。

入光明。杜甫。奏。賦。入。光。明。奏。長。揚。揚。雄。奏。長。揚。宮。賦。

**明經** 明經。唐。制。取。士。之。科。其。日。有。秀。才。有。明。經。四。術。唐。書。正。宗。四。術。五。四。數。通。藝。九。宗。秋。求。天。下。士。命。通。藝。皆。未。六。藝。孔。子。之。徒。三。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韋賢經。韋賢。傳。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戴。馮。席。戴。馮。講。經。重。四。十。餘。席。

**曲詞** 樂府。文。選。樂。府。有。陽。春。之。曲。紫。芝。杜。德。士。休。歌。紫。芝。曲。陽。關。詩。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陽。關。曲。白。雪。琴。操。有。陽。春。白。雪。

採蓮。唐。李。太。白。作。採。蓮。曲。停。檀。坡。詞。歌。停。檀。板。舞。停。舞。

**學科新式** 糾率也。事出於一。不糾可也。事出於衆。不糾不可也。今歲某處書院。結會。而請某人。教授。出於一乎。出於衆乎。如出於衆。敢以此糾。遂。

一閱具其人位。學生幾人束脩若干。年 月 日 科  
學關新式。 願請 某人教授廣文先生。團集某年文會訓導子。恭講習詩書。所  
有束脩節儀。隨主員大小。名下高低。品題自入學之後。更無廢弛。從游學士。請留芳染。  
右伏乞古者求師。必有擇師之理。今之愛子。當明教子之方。雖文章可得。而聞行束脩。未嘗無  
誨。願留琴劍。可就範。撰實主東南。彼此守歲寒之約。師生朝夕。講明求日益之功。謹願  
年 月 日 文會科首姓 某 關 逐一閱具學生姓某束脩若干

師友往復簡劄 換易新式

某昨奉 圭璋。復聆

某不獲 枚獲。資曆又

某奉 連數日。急拜

金玉。睽離未久。引詠

春正切仰 尊茲勤

五雲。復以還。一忱甚慰。

如初。即辰時。恭惟

墜翰。善審時令

就審。時令

尊候。動止萬福。某少稟

台候。起居多福。某入事

台候。神相萬福。某入事

託請。先生嗣歲兒輩。未有

為後進式。即叩之。已蒙

不從。龍喻延置。某人即連其

賜。展言以示肯來之報也。

允諾。乞示學關。當為傳達。

所先。未惜不早也。

邀請。先生里間。今歲請某

齒。拜切。嗟。講習進益之

不從。學生深願親表。茲辱見

人。兒輩俱在講下。欲拉令

齒。拜切。嗟。講習進益之

邀至。感偶已堅。某人之約有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示

器。同未庶幾。親傳約之。梅

切。皆君所賜。天之幸也。

幸。美意。望。悚。無。地。

託。求。館。地。家。貧。累。重。格。筆

答。從。館。地。之。前。可。推。門。下

不。從。託。喻。館。事。敢。不。奉。命。第。此

耕。無。以。自。給。嗣。歲。館。地。茫。然

學。問。淵。源。人。所。欽。慕。豈。待

間。嗣。歲。師。席。各。已。仍。舊。尚。須

足。下。多。親。善。為。薦。之

甲。言。既。承。約。束。敢。不。効。力

廣。圖。却。容。馳。報。

薦。人。館。地。友。人。某。丈。才。學

答。從。承。館。賓。之。喻。檢。閱。此

不。從。嗣。歲。子。弟。師。席。已。拉。某

甚。深。且。勤。教。導。敢。以。為。嗣

文。才。能。第。束。脩。微。薄。恐。難

人。茲。承。寵。俞。恨。聞。命。之。晚。掃

歲。賓。館。屬。倘。蒙。招。置。幸。甚

屈。致。倘。蒙。肩。就。當。納。學。關

捐。無。由。抵。增。悵。快。

就。余。詩。項。於。舍。側。築。室。穿

吞。從。蒙。賜。教。詩。軸。無。非。哲

不。從。寵。示。珠。玉。燦。然。溢。目。開

池。諸。文。昇。以。珠。玉。尚。祈。電。厲

匪。豈。敢。持。布。鼓。以。過。雷。門

發。多。矣。所。喻。結。紹。無。榮。敗。鼓

求。教。佳。章。為。泉。石。之。壯

嚴。命。下。逮。敢。勉。強。遵。承。

豈。敢。持。過。雷。門。哉。

請。人。作。館。執。事。材。學。淵。深。循

答。從。材。如。機。線。初。無。寸。長

不。從。鉛。槩。之。報。執。事。何。過。聽

備。善。誘。道。嗣。歲。敢。願。留。琴

執。事。過。聽。乃。有。延。置。之。寵

耶。學。淺。才。低。豈。能。勝。任。是。以

劍。庶。幾。頑。鈍。獲。出。錘。爐

祇。恐。負。山。之。蚊。無。所。補。益

不。敢。拜。台。命。之。辱

請。人。開。講。比。者。屈。致。乃。蒙。特

吞。從。伏。蒙。台。諭。示。及。入。學。之

不。從。伏。蒙。消。吉。入。齋。自。合。即

達。極。感。某。日。稍。佳。已。汎。掃

日。即。當。治。疊。書。笥。以。承。約

遵。約。奉。倘。有。冗。絆。尚。稽。數。日

齋。館。拜。屈。琴。劍。幸。望。命。駕

來。侍。教。有。期。預。切。欣。躍

即。當。恭。侍。

永樂大典

卷九二一

請人論文書兩理顯性質

吞從坐井無聞正思博約

不從俗務繁絆學問之中兼唐

蒙便因閱其書甚多疑難

伏蒙寵命雅合早探教謁

久矣吞辱論文之招安有此能

足下精研與妙能賜往教否

高齋願將所懷以求開發

可答也

請人結課踏槐伊逐吾備塵

吞從承約結課甚到所願

不從結課之命固願承教第

戰可無新力擬就某處結

惟是性資魯鈍正有賴於開

惟數時俗務牽掣畧不得休

課第未審肯張吾軍否

明盡誓有期豈勝踴躍

尚稽後會

預借束脩家信促歸偶寒

吞從事价需及束脩敢不

不從蒙需束脩自合遵承倘數

舍為事願費支遣未免就

如今謹供若干惟是未能

時用度正闕恨不副來戒姑

借束脩應月幸乞擲付

盡數得蒙目今幸甚

遲數日拜納

送還束脩學生復侍師誨

吞從某幸甚獲與令嗣同

不從某飽食終日方以為愧忽

啓發良多某節兩臨束脩

畢視懷無寸補乃辱台慈煩

承束脩盛禮之貺何必講此

節儀共幸少寓謝忱再

感禮祇領皇恐

不敢受無功之祿

此控告尚存脩謝不宣

敬此稟報伏干昭亮不宣

拜報即甚等祈冰炤不宣

某 拜覆

某 上覆

某 拜覆

某人稱呼

某人稱呼

某人稱呼

群書足用賦偶傳道授業

赴是避席受教請業

傳道授業温故知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十一

三

款 求以事之所以專也

教所由興道之所在

領袖群秀範模一時

容與馬帳優游禮堂

凡小成小大成大豈模不模範不範

聲律會元

僕範教導其知大也何止於知小其功倍也豈惟於半切凡曰擇其

善者無非歸而求之擇而從之

事應於不善歸而求之自然而有餘無

業範模一時予以辨惑而解疑

取彼法則為予表儀

就有道而正也

金合璧如先生相與言矣則國人皆有矜式

領袖群秀予以傳道而後

擇其善者從之絳帳高懸青衿滿前

列之若父則敢力一也正其衣

冠則望之儼然堪矜式於國人能刺命於童子

對撞鐘之間則無駭

當抵衣之請則無耻就而正焉猶艾繩之正問以辨之如撞鐘之和

惟人不可無學務學不如求師

變其技的則射者無所從廢其繩墨則

匠者無所守一卷之書猶且立之

三人行必有善者模不模範不

範蓋亦多矣步一步趨一趨皆宜監諸

學許行者陳相之小見即鬼吞

者蘇秦之拙謀蒙將求我我匪求蒙

道非私人人能弘道先知覺後

知無道求有道將期成小以成大

罪可不模而不範仇璋拾職而就

王道之學康成入關而慕馬融之教

何辭戴聖之三子史甚揚雄之一

卷教本無倦言甘可師嚴於守善也

常加主善之念底於又新也蓋

卷

教本無倦言甘可師嚴於守善也

常加主善之念底於又新也蓋

卷

教本無倦言甘可師嚴於守善也

常加主善之念底於又新也蓋

卷

教本無倦言甘可師嚴於守善也

常加主善之念底於又新也蓋

卷

教本無倦言甘可師嚴於守善也

常加主善之念底於又新也蓋

卷

教本無倦言甘可師嚴於守善也

常加主善之念底於又新也蓋

審知新之理。點諸子百家之泰。必三王四代之惟。就而正兮。靡有它  
 適。主于一兮。不書皆馳。求之有餘也。無蹈不來之病。善之無常也。當明  
 主善之為。去累塞違了。深得擇從之意。備行放趨方。動履性背之私。  
 說以及約。問而近思。就而正焉。猶受繩之直。問以辨之。如攻木之堅。  
 穿輪生吾前而生吾後。必求以先知而以先覺。在擇從之。惟取三人之  
 善。必立之也。敢輕一卷之書。見於孟子。美既歸之曹矣。從乃田何。嘉時  
 東之丁氏。嚴而後專。目擊仰門墻之峻。猶然善誘。器成甘瑚璉之珍。  
 唐宗召以為官。徒侈講經之盛。武帝詔嘉有我。曷未郡國之人。今後學  
 之宗子。吾無德爾。俾重家之類我。久則肖之。假館曹支。願師解于孟子。  
 拳麟顏氏。常苦卓于宣尼。攔江網範。傑領袖。博習主善。教導講稱。  
 馬帳。禮堂。正禮。端儀。罔不祗。無不敬。經行。言行。宜尊。不純。模  
 範。標準。無犯。有道。有才。通書。解經。讀易。受書。擇善。為學。  
 重道。崇禮。重學。貴道。皆就。當為。若大匠之規我。甚良工之正汝。  
 考淵源之漸。而求以信道。謹言勸之非。而以之律身。湯檢何所五。惟  
 懋湯敦。武範何所誇。但遵武彝。五篇述帝治之源流。一理本心傳之規  
 矩。業有可受。道必先王之法。執為足導。學為君子之師。因其守一。則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三

抱以為式。法彼盡善。則主之曰師。非承而問道。道靡外於下帶。非擇而  
 從善。善不離於服膺。成小成大。領袖率考。教詩教禮。範模一時。雖不  
 下帶。而常若握衣之敬。雖設虛位。而有如函丈之親。耳提面命。一謹授  
 受。心會神悟。六嚴祇敬。使成后再生。作弗外於常典。使高宗復起。豈莫  
 達於成憲。執為一中。乃為立訓。銘湯九字。即湯檢身。禮矣預於賓。而  
 賓以禮高。義何關於朋。而朋由義為。是矣是訓。道行箕範之曠。日祇日  
 嚴。佩服早謨之敬。使規之循者。執繩繩準之內。使教之成者。盡出軌  
 陶之力。後韓凡幾載。猶有仰粹之願。去簡數百千。尚用慕簡之思。

擇師

禮記內則。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  
注。子師。教示以善道者。孫卿子。于將莫耶。鉅闕辟問。此皆古之

良初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驕驕驕驕。纖離絲  
 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  
 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  
 擇良友而友之。東萊雜說。從師問學。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  
 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  
 異。然有不安於心者。尤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

問孔子反覆問難亦可見矣。自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未至則有當從，有不當從。若就其所偏及所未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為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於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便有私心，以已所傳為是，私心既生，百弊俱出。此固未足以語學矣。清波雜志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為之，亦豈宜闊略。世謂幼學記為終身記，蓋亦此意。宋釋契嵩鐔津集，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彛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漢書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於是

永樂大典卷百二十一

三

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困學紀聞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容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飲不得。濕。程子弗問，謝處安馬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百川學海王荆公好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主。予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呂東萊辨志錄呂進伯為河北運判黃魯直為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謝去之。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為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為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為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既數日，又謝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問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耶元王結雜著，願命內外之臣各舉經明行脩之人，擇其尤者以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以官民子弟之俊秀者，以為生徒。專治經術，屏棄隋唐以來科舉之業，約周漢養士取士之制，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道，待其有成，獻其賢者能者于朝。

事師

禮記曲禮：官學事師，非禮不親。注：官，仕也。熊安曰：官，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禮弓曰：事師



無化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學記五年視傳習親師正義曰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比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呂氏春秋魯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也其有師者可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无矢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魯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國語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天驚子無隅篇中山無隅先生搢頤而坐睥睨天地若自得焉弟子申榮伯請曰弟子事先生三年畸矣先生未嘗有言言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西

而未嘗有誨學不加益將恐愚塞心靈迨死而不照焉將去先生求有道者就而師學以成其身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汝不亟言語亦終身不汝告仰而視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天也日月星辰麗于上俯而察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地也山川丘陵附于下自汝而觀之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身也耳目鼻口形具焉天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覆廣地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動息吾置天地問汝身果汝物乎榮伯啞然笑曰此非吾物孰為吾物金傷吾指則痛結吾中事怵吾心則憂蕩吾氣五味嗜之而厲奧五音聽之而愉懌吾是以信吾身之真吾物也無隅闔目擁鼻而不言榮伯三叩而三不和且曰技窮而不我應吾何有異哉吾將從此逝矣結束東遊逢東山丈人釋杖而避途曲拳而前跪丈人曰汝奚適曰吾昔以中山無隅先生為有道而師事三年畸矣一問而肯窮吾是以逃而東遊丈人曰汝所問者敢聆其粗曰吾以身為吾物先生不能應丈人曰吾知中山真有道之士也宜不子應雖然吾非子師且非子友敢為子辭榮伯屏氣側足以聞焉天地設位妙歷不能質其始有自其始有而有我靈氣循環去來等日月之久不隕滅消散而長存人之主也氣會氣會而物備物備而有彼此彼此相形而是非滋焉技之

# 永樂大典

## 卷九二一

相偶也。力斲於勝。名分少虧。則中高摧挫。而欲其相擠。及其同也。又思越溢。為好惡之情。溷亂昏深。齟齬本真。而莫能有見也。我實我乎。我與物同。是乎我非。我乎實名乎。妄名乎。可有乎。不必有乎。知有不有也。理之萬殊。可以智窮。性之原本。可以仁盡。命之微妙。可以道至。倏然參天地之化。順萬物之情。遊變化之途矣。榮伯瞠然而氣喪。恍不知其所如。曰。非丈人不能開其緒。然復有請焉。真乎彼此。一乎是非。無是所事矣。天下孰與為治。曰。吾前所語汝者。易也。方將語汝以所難。而汝及之。吾其密乎。聖人不自有已。一是非而混同乎道。方立萬物。起而適與我相宥。主則開闢運動。酬酢給足而不窮。括伏欽。盡其乎耳目。而不與物對。則天地之理。頂熄而不。可以測其有際矣。聖人何益於庸。吾視堯舜孔子。為備矣。榮伯退。環中子止於途。而告之曰。東山丈人。不及中山先生遠矣。風俗道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齋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

###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 三五

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黃光大積善錄。為父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忠孝之子。為師而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為子而不能盡事父之道。則為不孝。為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為無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違也。苟欲盡夫為父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而已。判之以嚴。教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為父。仲尼為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則罔有不合。雖曾參之為子。顏回之為弟子。不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其道一也。為人而不能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何所措。諸予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焉。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任之可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象之道。蓋凡此徒者。不可盡謂之人也。人之類而已。此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天下之為父子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人之請師。儒者蓋為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士之為師範者。蓋為傳先師之道業。為後學之模範。二者利害俱重。俱不可忽。請師儒而不盡禮。無所知者。亦未有子孫有所成者。誨人而不盡誠。無前程者。亦未有成。

名而速大者。然彼盡禮。而此不盡誠。罪在於此。此盡誠而彼不盡禮。罪在於彼。斯二者之失。皆所以敗事也。且人所以請師儒者。本為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所望者如是。奚可待士不以禮乎。苟屑屑然較其小者。必失其大者。故不能盡待士之禮。而妄意延師儒者。無知俗輩也。適所以為厲階。莫若不為也。士之為師範者。所以傳授道業。為人模範。成就後進。道理如此。奚可不盡誠乎。凡居師席。願遊其門者。與之進可也。誨不倦可也。儻或禮貌衰。則去之絕之可也。不可懷私憾。而隱乎所聞。使人冥行翳路。此刻薄無前程者所為也。予嘗觀世之請師儒者。多以較小節而害大事。遂誤其子孫。終身無所成。為師範者。多以懷私憾。而誨人不盡誠。遂致損德。而潦倒一生。夫蹈二者之失者。十常八九矣。嗚呼。彼所以誤其子孫。與夫自誤其身者。皆以較錙銖而廢萬億。養稂莠而害良苗。真愚無知者也。而其間猶有不知其過者。方且怨天尤人。其愚如是。固不足道。然此等事人不可以不知。知之不可不戒。庶幾不蹈其覆轍也。予發斯言。蓋以告天下之達理者。儻以為然。不言所利。揚龜山語錄。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以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三

不可已矣。劉公是先生弟子。記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為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為臣。士不以為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古之君子。為義於其學。為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為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為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樂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誰歟。曰。若董安于。屠詳。說是也。朱子語類。錄問人倫言朋友。而不及師。何也。先生云。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別。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乃不及師。何也。先生云。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西漢書。夏侯勝傳。報師恩。勝復為長信少府。遣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詳本傳。周府元龜。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束修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傳喻不倦。升堂窺奧。而請益彌堅。心

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誅歎  
其至德或撰集其緒言或因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收受爵讓封以  
歸其功或貌是孤遺竄身以全受或罹于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  
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漢于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侯芭鉅鹿人常從  
楊雄居受其玄法焉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云啟平陸人師事同縣  
吳章治尚書為博士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  
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啟時為  
大司徒掾自初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  
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桓榮少習歐陽尚  
書事博士朱普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未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榮門  
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弟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  
豫章何湯為虎賁郎中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  
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子  
仲子以明經當授太子推為榮榮并立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何仲子  
之力也歐陽歛字王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五

徒坐賊千萬下獄汝南人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歛下獄當斷  
獲冠鐵冠帶鈇鎖詣聞請歛又諸生守關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斃  
別者平原震禮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  
求代歛死書奏而歛已死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  
時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俟車  
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  
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旋頭又以戟義政傷背政猶不退哀泣  
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清口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鄭弘  
會稽人為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  
蹤引贛跡言也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  
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鑽詣闕上章為贛訟  
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弘由是顯名拜為  
驎令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為尚書僕射數上疏言實憲兄弟稱疾乞骸  
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練經輓者數百人眾庶痛傷  
之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  
為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為當

時所服。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惟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李郃字孟節。為司空。平。門人。上黨馮翊。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為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為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載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摧。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太學。宗事固。固死。乃星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二十六

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后桓帝憐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諒。汝南鄆。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表歎悲情。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容。年不復開。固嘉訓。乃共論其德行一篇。王成為李固門生。固誅下郡牧。固二子。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宛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又云。淑有高才。王易李膺皆以為師。劉焉。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也。少仕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司徒祝恬也。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以通經

# 永樂大典

卷九二二

拜郎中除苗丘長師大尉楊賜賜堯棄官行服。夏侯傳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傳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王肅字子雍為中領軍散騎常侍堯門生縉經者以百數。晉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為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郭瑀字元瑜燉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蓋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縗廬墓三年瑀隱于臨松籬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校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明自居嘗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甘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獻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鎮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梁張充武帝時為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无

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陽城為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蒂。史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食訣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曹郡李賞等二百七十八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唐書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彦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彦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呂原明撰記吳坦求在太學時常謁姜先生先生時方閉門謝客坦求從牖間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如對大賓知其不為無人而輟也。遂師事之師友雜志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兄弟富公外孫甘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真州時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在真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真州次升嘗論榮陽公自外召還為秘書少監太驟文甫欲謁次升聞其嘗論榮陽公遂拆去刺子曰此人曹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厚學問有淵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榮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事榮陽公言行龜鑑彭公汝鳴少師

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於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歿無子。公為葬其母及妻。又割俸嫁其女。經理其後。不啻如家人。蓋其篤行如此。晦庵先生晚年為學。有禁門人蔡季通編置道州。郡縣逮捕季通甚急。季通色不動。既行。先生與嘗所游從百餘人。會別蕭寺。至感嘆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陳后山。師道字無已。師事南豐先生。終身其門。誓不易師。嘗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曹南豐。其歿也。作妾薄命二詩。以見志。詩略云。王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王公存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穎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責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名臣言行錄。和靖先生尹焞。伊川門人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乃就職。又嘗曰。學問須是有師承。如楊中立。初謂西銘不及用。使時無伊川。怎不有差。孫泰山復字明復。隱居泰山。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曰石介。介首執弟子禮師事之。石徂徠介字守道。居徂徠山。每嘆後世師道不立。為

永樂大典卷九百三

師說以喻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後世乃以求師為耻。學者之大蔽也。師事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復以待孔給事。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韻語陽秋。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披掛豫章檠白日。只要匡石聊穿裁。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陞益巍巍。勢利寧無淡薄譏。豈與跼徒爭有道。盡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來梓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春秦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李之彥東谷所見。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免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果納好。寵姬何害。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辨首飾。

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廟房用度必是周繳。書院缺典。真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韓流澗泉日記。鄭康成事馬融。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後因集諸生論圖緯。閻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漢之師道尊嚴如此。周益公雜誌。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矣。尊其師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水叔也。無已何尊焉。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戴埴鼠璞。湘山野錄。載故旦乞入見。王沂公奏。且替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且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且於都堂巍然受諸宰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九百二十一

三